

Domination and Escape

The Generation of Liangshan Yi's Migration
to the Rural Areas of Western Sichuan

支配与逃逸

川西农村凉山移民的生成情状

季涛 著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城市化研究丛书

潘 峥 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成果 (11AMZ00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大研究项目成果 (MUC 2011ZDKT12)

支配与逃逸： 川西农村凉山移民的生成情状

季 涛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一体化网上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支配与逃逸：川西农村凉山移民的生成情状/季涛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 - 7 - 5130 - 5139 - 2

I. ①支… II. ①季… III. ①人口流动—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 IV. ①C924. 247.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5310 号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一个迁移到四川省仁寿县的凉山州美姑县农村移民家族为田野调查的核心，并尽量把迁移到仁寿农村的凉山各县彝族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作者认为不能把迁移行为割裂开来进行观察分析，而是需要打破移民研究长期以来重迁入地轻迁出地的分析策略，转而从两地社会间的关系、地方社会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入手解释迁移的动因与发生机制。并且希望通过对凉山彝族人作为社会逃逸的迁移个案进行揭示和分析，丰富和深化对于人口流动、凉山彝族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

责任编辑：石红华

责任校对：潘凤越

封面设计：康 明

责任出版：刘译文

支配与逃逸：川西农村凉山移民的生成情状

季 涛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100081

责编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30

责编邮箱：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010 - 82000860/82000270

印 刷：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各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9.75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583 千字

定 价：99.00 元

ISBN 978 - 7 - 5130 - 5139 - 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猎狗，回声，光亮，或影子……
哪一个是我哪一个是你?
我们是那如此快速飞逝的时间，
还是那挺立而如此耐久的石头?
我们的数学仍然需要，
那幸福的统一体。
听！那上当的笨公鸡，
向并非黎明的寒冷唱起了颂歌。

——罗伯特·潘·沃伦：《夜半独白》

前 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凉山农村地区的彝族人开始以链式移民的方式成规模地向川西农村迁移。他们在迁入地租种当地人抛荒的土地、租住当地人空置的房屋。以我所在的田野调查地点——四川省仁寿县来看，目前迁移人数至少已有 7000 人。这个迁移过程的高峰期虽然已在 2010 年前后结束，但现在仍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本研究以一个迁移到四川省仁寿县的凉山州美姑县农村移民家族为田野调查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观察范围，尽量把迁移到仁寿农村的凉山各县彝族人涵括进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本书认为不能把迁移行为割裂开来进行观察分析，而是需要打破移民研究长期以来重迁入地轻迁出地的分析策略，转而从两地社会间的关系、地方社会与外部环境间的关系入手去解释迁移的动因与发生机制。此外，由于移民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运动过程，因此就需要把对不同关系的解释放入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追溯，才能厘清迁移行为的前世今生。最后，通过对凉山彝族人作为社会逃逸的迁移个案进行揭示和分析，本书希望能够借此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人口流动、凉山彝族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

川西凉山彝族移民属于由乡到乡的人口流动，不同于主流的乡城迁移行为，也有别于在国家安排下的其他乡—乡迁移行为。它是非国家力量直接指导下的自主移民行为，其迁移意愿是永久离开，而非暂时在异乡打工赚钱、回乡改善生活状况。川西凉山彝族移民不同于主流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点是：迁出后租地务农，并没有离开传统农业生产范畴；迁出后基本与家乡断绝了关系。他们在外乡的收入并不高，甚至低于在家乡的收入水平，也不把回乡作为将来的打算，其收入不仅不会反馈到家乡经济发展之中，而且直观来看还为迁入地的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迁入地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既不受当地政府也不被迁出地政府行政管理的、自成一体的、脱行政化的移民社区，类似于一个移民“飞地”。这种迁移行为是地方政府无法预知的，并且管理困难。此外，在寻找生计和日常生活过程中他们还遭到当地社会的污名与排斥。整体来看，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边缘位置，表现出一种边缘性。上述特征促使笔者在本书中重点思考两个问题：凉山彝族移民的迁移动因，以及他们在迁入地社会发

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边缘性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口流动的动因被学界主要解释为经济诉求。流动人口要么被视为根据市场需要在地区间进行调配的劳动力资源，要么是通过地方社会文化网络的支持在迁入地谋求更多财富的外来工。相对而言，出于社会诉求而导致迁移的讨论相对稀少。从近代以来凉山彝族的移民历史来看，家支等级制度不断变迁，以应对中央集权的支配与统治。改革开放后，家支等级秩序的变化导致旧社会的汉根彝族人遭到社会排斥，从而生出向外迁移的诉求。彝族人向川西农村迁移的行为本质上是出于社会诉求，而非经济诉求；是为了摆脱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政治结构，迁移动因是政治动因，而非经济或社会动因。这个通过迁移来摆脱国家统治的政治动因在本书中被概括为社会逃逸。

在移民的历史中，人的流动往往与国家有关，要么是被国家出于军事、经济诉求安排到异乡定居，要么是因应某种国家制度安排而积极向外流动，此外，针对国家统治向外逃逸的迁移行为也不鲜见。在中央集权统治边缘地带，大山、高原等自然地理屏障仿佛天然逃逸空间，凉山彝族人的移民史就是一部与朝廷统治力量此消彼长、试图摆脱控制的社会逃逸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社会逃逸一直在场，江湖仿佛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无国家社会，它既在市井之中，也在遥远的蛮荒地带。由此而言，社会逃逸其实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迁移动因。进入现代社会后，大山等天然逃逸空间逐渐被现代国家所“驯服”，个体也愈加变得现代化、理性化，社会逃逸行为逐渐被认为难以上演，或者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凉山彝族的迁移案例提示我们，作为社会逃逸的人口迁移并没有消失。

本书提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凉山彝族人来到川西农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边缘性问题。首先，川西农村因抛荒而出现了大量空置土地与空置房屋，凉山彝族人因此能够进入这里以务农为生。“空置”并非暂时离开，而是长时间地弃耕、弃住，这种现象生成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这个看似不可逆转的进程生发出巨大的吸力，几乎把农村人口吸空了，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此外，这个带有市场经济特征的“空位置”也有其社会性内涵。在现代化型构之下的传统农业生计方式逐渐被农村社会视为属于社会底层群体的工作，是带有暂时属性的非长久之计，因此，彝族人进入补充替代的不仅是一个底层生计群体，更是一个日益空虚的农村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接受这份生计之时，也同时被赋予了暂时属性。

其次，彝族人迁来之后并没有融入地方社会体系，他们不仅与本地人之间形成了隔阂，遭到污名与排斥，也不愿意接受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在家支观念的驱使下，他们自成一体，仿若自在自为的移民社区，不仅坦然接受

被人看不起的工作，还对之趋之若鹜。而事实上，这种“自在性”并非其自愿为之，部分也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对之进行管理的结果。如果可以得到当地户籍，彝族人当然愿意成为本地居民，但是正式的行政管理也意味着对他们作为永久居民所必须享受的行政服务、社会福利等权利的承认。此时，彝族人的自在性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缺位，从而被赋予暂时性的另一种表现。

为了应对与暂时性相伴而生的社会与行政排斥，彝族人不得不利用家支观念在异乡进行社会再组织，以解决排斥所带来的社会边缘感和边缘弱势地位困境。于是，因为家支观念而被家乡排斥，进而迁居他乡的彝族移民又不得不悖论般地再运用家支观念去团聚起来，以适应当地社会。

目 录

导 读 阿石家族 26 户迁移情况简介	1
引 论	5
散逸乡间的凉山移民	6
研究问题	11
相关文献与研究理路	19
研究方法与章节概要	43
第一章 进入田野：概况、印象、方法	47
如何进入	49
最初的印象	51
隐秘身份：“汉根”	55
希望的田野	59
第二章 此消彼长：凉山的迁移与逃逸	61
历史中的移民现象	67
围困与逃逸：“此消彼长”运动	77
社会逃逸模式：一个解释“此消彼长”的视角	85
小 结	95
第三章 转化：红色—灰色—无色	99
规矩：约哈阿普与连渣洛	103
民主改革：天平倾斜	108
1960 年：双流交汇	124
“文化大革命”：尘埃落地？	140
道义中层的衰落：详解诺伙的三次“受难”	149
讨 论	153
1972 年：紊乱的后果	158
小 结	165

第四章 封闭、开放与排斥	173
阿石与阿萨：新社会、新观念	179
“乱象”：新时代开启	182
1991年：国家“最后的回归”	185
内迁：血缘关系的极化与类家支组织的构建	189
一家之地：家支的行政化	195
洛洛村的家支格局	198
曲比工头：小家支的可能性	201
家支排挤的形式：一级管一级吗？	204
资源匮乏：物质作为一种解释的合理性	219
小结	222
第五章 空位置与社会联结的生产	227
移民的生境	230
彝族人迁来：社会结构的联结	252
内核与外围：移民社区的结构	259
微观社会联结：替代的社会意涵	262
另类的社会底层	274
小结	282
第六章 暂时性一：一个对移民边缘性的解释	285
暂时性的一般表现	289
可疑的暂时性	292
“暂时性”的语境：社会关系脉络	303
溯名	318
污名的增值与再生产	331
族裔与阶级的互构	342
彝族人的反构建行为：边缘的“主流化”	349
小结	355
第七章 暂时性二：市场生活中的欺骗与过度团结	359
无拘生长的消费“场”	362
打工的传统意涵	368
能力匮乏：过度团结与欺骗	371

游走在彝汉边缘的马边人	378
坚守者：回归还是前行	387
讨论：积极构建自我矛盾体	388
第八章 非模棱两可的希望	393
木 色	396
金 吉	401
阿 且	405
格 夫	408
讨论：未来之路	415
第九章 支配与逃逸	421
流浪者：逃逸的艺术	423
社会逃逸的当代变迁	427
市井与逃逸：凉山移民案例的启思	432
自媚：对机遇感的再阐发	433
参考文献	436
附 录	462
后 记	463

导
读

阿石家族 26 户迁移情况 简介

注：本书中出现的所有涉及田野调查对象的人名、地名都出于保护个人隐私考虑，按照学术惯例进行了技术处理。这 26 户人家主要以核心报道人吉克阿石为主，包括吉克家和与其联姻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构成了他们在迁入地主要的日常社会关系网络。此简介也可参考附录中的亲属关系图阅读。

吉克阿石，美姑侯播乡人，2002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他的大姐，刚来时务农为生，如今务农之余外出在工地打工。

吉克阿尔，美姑侯播乡人，阿石的弟弟，2001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他老婆的哥哥马黑大哥。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罗阿冲，美姑侯播乡人，1997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已经嫁给仁寿当地人的二女儿。如今主要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在当地工地做散工。

罗布曲，美姑侯播乡人，罗阿冲的二弟，1997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大哥的二女儿。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罗大石，美姑侯播乡人，罗阿冲的三弟，1997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大哥的二女儿。务农为生。

吉克哥儿，美姑侯播乡人，1998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阿尔石泼的妹妹白蕾。如今除务农之外，在砖厂做烧窑工。

马黑大哥，美姑甘谷乡人，1999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已经嫁给仁寿当地人的大女儿。除务农外，给当地彝族人做毕摩，也在工地上打工。

马黑叔帖，美姑甘谷乡人，马黑大哥二弟，1999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大哥的大女儿。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马黑克且，美姑甘谷乡人，马黑大哥三弟，1999年来仁寿之前，曾做过架线工，从甘谷乡搬到侯播乡，后来辞工不做，与哥哥一起到仁寿投奔大哥的大女儿。如今农活基本由老婆做，自己在外地工地打工。

吉克亚家，美姑侯播乡人，阿石大伯的儿子，2006年搬来仁寿投奔吉克阿石，在此之前，他先从老家搬到雅安居住。如今主要以务农为生，农闲时在当地工地做散工。

吉克姐姐，美姑侯播乡人，阿石三叔的女儿，寡妇，2006年搬来仁寿投奔吉克阿石，在此之前，她与亚家一起从老家搬到雅安居住。如今以务农为生。

吉克大哥，美姑侯播乡人，阿石四叔的大儿子。2001年从牛牛坝乡搬到仁寿投奔马黑大哥。如今务农为生。

吉克石石，美姑侯播乡人，吉克大哥二弟。2001年与大哥一起从牛牛坝乡搬到仁寿。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吉克嘎嘎，美姑侯播乡人，吉克大哥三弟。2008年从甘洛县搬到仁寿投奔大哥。年轻时在甘洛做矿工，娶当地彝族人为妻，安家在甘洛县。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阿卓弟弟，越西县人，2008年从越西迁来仁寿，投奔妹妹——嘎嘎的老婆。主要务农，农闲时做建筑工。

阿黑日吉，越西县人，2008 年从越西迁来仁寿，投奔吉克嘎嘎，两人的老婆是亲姐妹。务农为生。

列列克布，美姑牛牛坝乡人，2008 年从牛牛坝迁到仁寿，投奔姐姐——吉克大哥老婆。如今务农之余在外打工。

吉克过家，美姑候播乡人，1997 年从美姑直接迁移到仁寿，投奔罗阿冲的二女儿——老婆的妹妹。主要务农，农闲时做建筑工。

吉克阿且，美姑候播乡人，2005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吉克阿石，家门关系。主要务农，农闲时做建筑工。

吉克玛吗，越西县人，2001 年从越西迁到仁寿，投奔吉克哥儿，家门关系。主要务农，农闲时做建筑工。

列列来以，美姑牛牛坝乡人，2001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马黑大哥，是他父亲老婆兄弟的儿子。主要务农，农闲时做建筑工。

黑别五古，美姑牛牛坝乡人，2003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自己女儿——马黑叔贴老婆。务农为生。

黑别克布，美姑牛牛坝乡人，黑别五古大儿子。2003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姐姐。务农为生。

黑别克第，美姑牛牛坝乡人，黑别五古二儿子。2003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姐姐。务农为生。

黑来如吉，美姑牛牛坝乡人，黑别五古亲家。2004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姐姐——五古老婆。务农为生。

黑来一古，美姑牛牛坝乡人，黑来如吉弟弟。2004 年从美姑迁到仁寿，投奔姐姐——五古老婆。务农为生。

引
论

散逸乡间的凉山移民

2012年11月，川西农村天气已经转凉，人们终日被湿冷的雾气包裹着。上了岁数的老农喜欢看这如纱的白雾在田野间漫延，它在滋润了辛苦下种的作物时，虽让人感到冷得难捱，却也送来股股涌在心头的暖意。这时距离农历年还早，父辈心中因土而生的这种矛盾却不悖谬的情感，在儿孙辈那里已经很难被领会消化。年轻人厌烦农村这份无聊平淡的宁静而进城打工，人烟的稀少更使得霾雾白雾显得惨淡阴森，只有在春节那几天才会被这些忙碌的、充满活力的身躯短暂扰动。这里是位于成都以南100多公里的仁寿县，它传统上被认为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的边缘地带，如今也正经历着市场变迁所带来的种种虚荣、浮华与不堪。巨变被这里的人们作为常态认识、接受、传播、惯习、转化。我在结束了自己之前无数次对研究问题的纠结之后，终于来到这里开始做长期的田野调查，它是我两个主要调查地点中的一个。

稍花一点时间在田野里走一下，或者跟本地人聊聊天，很容易就会找到我的研究对象，因为在川西地方，他们至今仍显得格格不入。来到仁寿县的那天上午，方便快捷的“小面”（当地拉客的小面包车）只用了十分钟就把我拉到了水镇的场集，在这里我需要再转车去往附近的一个乡，然后步行进村。场集，显然是寒冬里的一抹春色，喧嚷着的买卖声挑逗着人们日渐疏懒的身体。相比春夏，这时反而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一个初来乍到者在场集那条长街上随意打一圈，就会发现一些颇有些与众不同、扎眼的亮色，裹缠着绿头巾的三俩妇女会在叫卖声中与你错肩而过，她们黝黑的皮肤、爽朗直快的笑容引人注目。在某些角落处，会有几个壮实的、皮肤同样黝黑的男人围成一圈蹲坐起来，他们人手一瓶啤酒，讨论激烈，唾沫横飞。有的时候这样的圈子就扎在马路旁，令路人不得不绕行。男人女人们相互操持着本地无人听懂的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气韵浑厚，初听者会生出这样的感觉。如果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去感受近距离的全景，自己一打眼的印象却估计早已被时间消化，界限分明的差异似乎没有带来丝毫不适。种种变化早已进入生活的细处，见怪不怪才是常态。

进村路上，我如雾里看花般仔细辨识着脚下与人同宽的田埂，空荡荡的村庄，难见人踪。在雾的掩盖下，村庄的冷清与荒凉很容易被油画般的诗意图

美景掩盖。柔雾中跳动着油油绿意，当我寻路无着心生焦急之时才发现这般程式化的想象似有残缺。田里整齐的绿被枯萎无序的颜色隔断、侵袭。

偶尔经过一户人家，院场里生着暖人的火堆，大人孩童围坐四周，这股生气与别家紧锁的院门对比明显。一圈儿走下来，我才发现就只有这些人家不差人声、不短人气，而他们与我在场集遇到的那些令人注目的人则显然同属一类。

这些人便是我此次研究的主要对象——迁移到“川西坝子”租地谋生的凉山彝族人。大约在 2000 年前后，凉山彝族人^①开始成规模地向川西平原汉人聚居区（基本在农村地区）迁移，租佃当地人的土地耕种，租住当地人的房屋居住。相较于北方农村的集中，川西农村中人们居住比较分散。在这种分散的空间格局下，出租的空闲房屋也完全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如果从远景观察，彝族人群体居住得就更加松散。在高大茂盛的竹林掩映下，他们仿佛星点散逸于当地仍以汉人为主体的村落之中。

凉山社会的家支等级分化历史比较复杂，尤其从近代以来，等级演变情况在凉山不同地方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情态。按照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发起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划分标准，当时凉山社会主要根据血缘、根骨的不同分化出来两个主要的等级群体，即诺伙（汉人俗称其黑彝）与曲伙（汉称其白彝）。在曲伙当中又根据根骨的纯洁程度再分化出曲诺、阿加、呷西三个等级群体。^② 川西移民的祖辈基本都属于被掠夺贩卖进山的汉人，新中国成立前一般都属呷西群体，因此也被称为“汉呷”。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他们的后代在凉山现代社会等级中仍处于最底层，被称为非彝根群体，或汉根群体。

他们往川西地区迁移的主要目的地是眉山市，尤以眉山市仁寿县为多，部分原因在于仁寿县是四川省人口第一大县，全国第三大县，地域面积占眉山市近三分之一。目前从凉山迁移来此的彝族人主要来自马边、雷波、美姑、甘洛、越西、昭觉等县，另外有少数人来自普格以及屏山县。陆陆续续地，现在已至少有 7000 人聚居于此。

中国改革开放后近 40 年，市场化、城市化建设加速，这个过程因为伴随着人的大量迁移、流动^③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逐年上升的巨量流动人

^① 传统认为，凉山彝族群体包括以黄茅埂为界东西两边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按照此划分方式，移民川西坝子的彝族人主要来自大凉山中北部和小凉山地区。

^② 对凉山社会等级的介绍详见第一章，第 55—58 页。

^③ Harry Xiaoying Wu,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9, 1994, pp. 669 – 698.